夢回神韻

漢風綺麗水袖間

文｜宋紫鳳

向日讀〈洛神賦〉至「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想像其人總覺易得其形，難得其神。所謂形者，驚鴻、游龍是也；所謂神者，秋菊、春松是也。

SHEN YUN

想來，驚鴻之翩然，游龍之婉轉尚可學步，而秋菊之榮、春松之華卻實在是一種內境使然的風致，必要有與之相當的境界或可稍稍會之。而我一次有幸觀看有著世界第一秀之稱的「神韻」演出，其中一幕叫《漢風綺麗》，仰見瓊臺長橋之間，眾仙子翩然而舞，將飛而未翔，若還而忽往，彼風華之絕代，雖洛神之喻，又何足加焉？

更何況曹子建賦洛神，美則美矣！終不脫人間豔冶，而我一直以為，真正的美應該可以讓人離俗。譬如：眼前漢風綺麗，仙子翩然，你如何能用修眉、丹唇、皓齒，這些蒼白的詞藻去形容她們呢？至於明珠、金翠、瑤碧，這些穠麗的雕飾更是一種俗豔。而當我走出神韻之場，回憶那些翩然而舞的仙子，居然想不出一個具體的形象，只有如浮雲無心而出岫的窈然與靈動：伊人笑靨，皎如朝陽，燦若卿雲；伊人步履，凌波而來，御風而去；伊人水袖，荏苒作桃花之澗水，縹緲起陌上之清塵——她們才是《詩三百》中走出的美人，遠淡如蒹葭白露之夢色；她們才是《神仙傳》中飄然而至的仙嬪，似有雲光五色輝煥左右；她們才是楚人古歌謠裡徘徊蘭皋與蕙林的靚影，漫染香草的芳澤。

而說起這些，似仍有她們廣袖舞出的長風遐暢於胸中。

美人，在中華傳統文化中，乃是一類文明之象徵與道德之化身。所以文字草創之時，「美」與「善」即是同源、同義；又，美人者，女子也，而「女」、「子」為字，「好」也，好者，善哉，善者，美也！這真是造物的智慧與美意。所以古人常以美人喻道德之士、喻賢才忠臣、喻幽蘭、喻青竹、喻書、喻花，喻一切美好之事物。譬如：《詩經》之〈蒹葭〉，便以「秋水伊人」的形象來譬喻一位遺世獨立的賢者高士，而三閭大夫在洞庭之濱、汨羅之浦徘徊沉吟之時，亦以「美人遲暮」之嘆，一吐自己孤臣孽子之情懷。至於結廬孤山，以梅為妻的和靖居士，若非得見了梅仙神韻，又如何寫出「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樣的句子，為之傳神呢？所以，美人者，必然是形神兼備的，美為外在之善，善為內在之美。而「神韻」所以震撼人心，正以其源於道德高勢而成就之境界，純善純美，無法超越。

所以，當我抬眼望見《漢風綺麗》眾仙子長袖交橫，飄忽若神，心中竟升起久違的感動，端麗而溫婉，而思維中的一切執念，此刻也都煙消雲散了。很想就這樣超脫而出，無形無相的與她們往還徜徉，做回風流雪之舞，做輕雲蔽月之戲，如此以翱以翔，以遊以嬉，這固然是我的妄想，卻足以令人領受此大美的善化而煩襟頓釋，塵懷一洗。

* * *

而我當日於西風殘照之下，觀想漢家陵闕，曾惘然自失於彼千載繁華竟不得久住人間，況乃濁世渾渾，人此一生渺若微塵，中心不勝悲涼。哪裡竟會想到某生之幸能緣結「神韻」，又喚醒我許多塵封之記憶，想來竟不知是幾塵劫的往生中種下的善果。「神韻」之來是一個神跡，而當想到她時，眼前似浮現出千瓣蓮華帶著元始而完美的一切於神光離合中層層綻放，層層開示那不可言說的無量妙諦。

華人文苑

筆底人生：一棵韭菜的故事

文｜大雄

我認識馬阿姨那年十二歲，她對我說了一句話，讓我記住了她。那年突然意識到自己長得醜，正在和我父母發脾氣，當時還在培訓學校畢業的她對我說，長得醜的人有福啊！我才意識到她長得很美，白皙的皮膚、大眼睛。那個年代的東北人不像現在的印象那麼囂張，更多給人的感覺是樸素大方。

她和她丈夫是在勞動局辦的職業培訓學校認識的。那時候，我媽媽在那裡教課，他們也總好到我家裡來玩。那時就知道他們是郎情妾意，對於我這個十二歲的男孩子來講，總會泛起一絲嫉妒。不久，他們結婚了，喜宴上的四喜丸子很快的沖淡了我的煩惱，但是我也偷偷的跑到了他們的新房，躺在床上略發惆悵。

他們都在一個大型的國家工廠工作。婚禮上，我看到一個工廠裡可以有那麼多「生、旦、淨、末、丑」來表演節目，心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在這個工廠就好了。

上高中那年，那個工廠還在維持，儘管大部分的北方工廠都下崗了，他們的工廠還是有較好的市場。後來換了一個新領導要搞企業改革，然後就是出國考察，買回來德國二百年前的機器，加上運輸保險。機器運回來當擺設，德國人還以為是建博物館，這種大採購的行為太多，最終目的就是一個——浪費錢，把一個盈利的工廠變成虧損，向銀行借貸，最後發不出工資。大量人員下崗，企業虧損，然後廠長的親友團以極低的價格將國家工廠買入，成為私企，然後再利用企業這塊地開發房地產賺錢，這就是當年東北下崗的真相。

馬阿姨夫妻倆就是98年一起下崗的。說她是阿姨，其實只是當時的一種見到比我高的人的一種敬畏，她也就大我十歲。比起很多人到中年的年紀下崗集體自殺的，她們還是很有生活本錢的。記得當時有一個工廠上千人集體臥軌自殺，但是她們家有個孩子，還有個臥床的父親，沒有職業的那幾年，想來一定很艱辛。現代人也許不知道下崗是甚麼？鐵西區75萬人集體下崗，那裡的冬夜一片漆黑。

馬阿姨為了孩子，出去打工，工越打越遠，直到法國的街頭。有一年，我去法國，同學帶我去巴黎的一條街，指著滿街來自東北的大媽們說：「看！這就是你們東北的妓女。沒有身分，不會語言，服務最底端的阿拉伯和北非偷渡的難民，因為不合法，還經常被搶劫，來法國幾個月賺快錢就回去。」突然聯想起無數東北女孩出外打工的真相，滾滾人流中，一定有我少年時的夢中情人，我真害怕那種尷尬的相逢。

馬阿姨回家了。兒子平庸，花了好多錢去一個藝術院校學動畫，打了四年的遊戲，畢業了，回家接著打遊戲。她們工廠原來那片地聳立起高高的樓盤。只是各種債務關係，那個老闆在自己蓋起來的樓頂，跳樓自殺了。在我看來，他只是給自己搭建了一個死亡的高塔。

馬阿姨把她的兒子介紹給我，微信頭像是一個QQ裡的鬍子叔。只是這個頭像從來就沒有閃動過，朋友圈也是一片空白。倒是馬阿姨的朋友圈有各種愛國雞湯和養身保健。

她把全部的家當和錢財都給了銀行做理財代理，結果那都是坑，不僅沒有高回報的利息，連本金都要不回來。

前幾天，她兒子的頭像終於閃動了，留言只有一句：「郭老師，我媽死了。」我問：「怎麼死的？」他說：「癌。」我問：「怎麼得的？」他說，發現的時候就已經晚期了，只是還惦記要不回來的錢。

又一棵長在東北的韭菜倒下了，她無聲無息的死了，就像每一棵東北韭菜的命運一樣，像個屁被放了，沒有臭味，也沒有聲響，這都影響中國夢。我腦中只有她的一句話：「長得醜的人有福！」我不禁照了照鏡子，「媽的！誰說我長得醜？」

1997年，亞洲爆發了金融危機，把一場對未來沒有信心的港人之大逃亡這個鍋背給了索羅斯。為了顯示自己主權回歸後很牛逼的樣子，拿出全部外匯來撐港市，穩定了金融市場，這代價就是人民幣不貶值，出口額極速下降。原來改革開放勢頭正猛擴大規模的國有企業迅速無活可幹、無單可接。這就是98年東北下崗潮的背後國際上真實原因。蝴蝶翅膀的煽動下，便是無數的亡魂。

馬阿姨直到死了也參不透真相，她死於想像中的歲月靜好。且讓我寫此文，謹以此篇紀念她一下，總該有人記得她。儘管她只是無數棵韭菜中的一棵，儘管曾經嬌美……

寫於紐約2019年12月30日夜

ADOBE STOCK

屈原與漁父

公有領域

▲楚三閭大夫屈原畫像

文｜今昭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這首〈孺子歌〉，是春秋戰國時代，流傳在漢水以北的一首小孩子唱的民歌，見於《孟子．離婁》和《楚辭．漁父》。滄浪是水名，具體指何處有爭議，一說是《水經注》所記的「溳水」，春秋時又名「清發水」；一說是「屈原既放」的楚地漢水；還有說是泛指水清澈的樣子。

《孟子》和《楚辭》都是極重要的國學典籍，兩者雖然記錄了同一首歌，講述的角度和闡明的意旨卻完全不同。《楚辭・漁父》中，屈原以三閭大夫之尊驟遭貶謫，徘徊於沅江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有一名漁父見了他，問道：「您不是楚國的三閭大夫嗎？怎麼落到這般田地？」

屈原答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所以被放逐。」

漁父說：「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隨著世道的變化推移以合時宜。世上的人都骯髒，何不攪渾泥水，揚起濁波；大家都迷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為甚麼思慮過深又自命清高，以至讓自己落得個被放逐的下場？」

屈原說：「我聽說，剛洗過頭一定要彈彈帽子；剛洗過澡一定要抖抖衣服。怎能讓清白的身體去接觸世俗塵埃的汙染呢？我寧願跳進湘江，葬身在江魚腹中，怎麼能讓晶瑩剔透的潔白蒙上世俗的塵埃呢！」

漁父「莞爾而笑」，搖起船槳離去，唱道：「滄浪之水清又清啊！可以用來洗我的帽纓；滄浪之水濁又濁啊！可以用來洗我的腳。」便逐漸遠去了，不再同屈原說話。

這短短的幾句對白，給讀者展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處世態度，卻不著意加以評說，任由多少世的後人自己去評判。曲終人遠，那滄浪之聲的餘響卻縈繞在後代萬千讀書人的心中，也塑造了中國古典文學裡極為重要的「漁父」意象。

《孟子》中記載了孔夫子對這段〈孺子歌〉的評價，孔子聽到這首歌後說：「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清的水洗冠纓，濁的水洗雙腳，這都取決於水本身）。」

屈原與漁父是兩種不同的人生取向。屈原是以儒家入世的角度出發，堅持為官、為人的中正；而漁父則更多些道家「和光同塵」的深遠哲思。孰對？孰錯？在不同層面上或有不同解讀，並無定論。出世、入世，也許在某種意義上，這兩者是由上至下貫通的，而非對立的關係。古人說「忠孝神仙本一途」，或者也有此解吧！

ADOBE STOCK